

全國戰時財政動員的估計

魏友裴

一 前言

從九一八以來，全面抗戰的序幕到了現在是逐漸展開了。這其間，

學者們集中在戰時財政的問題上，也曾發表了許多論文，討論中國將

怎樣應付難關。就已讀到的諸家論文上，大體是檢討中國在戰時可走

之路，不外是（一）增稅，（二）增債，（三）增發紙幣；再從這三條路上檢討，應該走，或可能走的是那一條；其觀察的起點是將來的。但到了現在，英勇的南北方戰事已先後勃發了，因此，本文想比較從實地上來估計中國的戰事財政動員。

要實地上來估計戰費，以及一切國力，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為（一）軍隊的人數，軍費的實支，事關國防，無從得到準確的統計。（二）戰爭期的消耗，究屬若干，不但我們不是軍事專家，就是軍事專家，不在開始以後，恐亦難有精當的估計。（三）我國財政收支報告，極難得作事實的依據。（四）國內統計資料不發達，有許多地方根本沒有統計，有這許多困難，我們估計的難以迫近事實，乃是無可避免之事，這裏將可收入的估計最少數，應支出的估計可能的最大數或者可以較近實際。

所謂戰時財政，不僅是收支適合而已，實際上應該是戰力。因此

裏想加以檢討的，為（一）戰時的財政支出應該增加若干，收入可能減少若干；（二）有多少力量可以徵發；（三）增稅，增債與增發紙幣的可能性。

二 抗戰費用的估計

學者們對於我國的現在財政批評，可以說是一致地悲觀的。最顯著的是主要收入倚重於關、鹽、統等消費稅，這許多消費稅負擔公平與否，及戰時是否動搖，固不必說，即在平時因意外事故，如走私或國內購買力減少等情影響稅收，也會使全盤動搖。其在支出方面，則百分之七十以上為軍務費與債務費，對於國民經濟上毫無益處。為了收支的不合理，預算就無從維持平衡，其惟一的方法則為舉債。舉債是將來收入的預支，又是來年債務費的張本，從此陳陳相因，要是沒有整個的革新計劃，則前途是只有悲觀的。

在戰時，軍費的支出當然加大，而消費稅的收入，因人民消費力量的減退，會當然減少，這時，在不變狀態下，財政赤字會必然地膨大。如何彌補赤字，不減削對外作戰力量，這便是這裏想加以估計的可以徵發的全國財力與物力。

111774 我國對外作戰應該增大多少戰費？據侯樹彤先生根據歐戰的經驗推算說，三十萬萬元的戰費，可以維持到一年以上。如果所估近似，則每月的戰費應為三萬萬元相近，而每日的戰費，應為一千萬元。我們再來查歐洲大戰所消耗的戰費，據博加德（Bogart: War Costs and their Financing）氏估計，歐戰延續到一千五百多日，雙方動員到六千五百萬人，共耗戰費二〇八、三〇五百萬美金，計每日平均戰費為一

三四百萬美金，而每人每日所耗為二·〇六五美金以國幣三元合美金一元計算，計每人每日消耗為國幣六元二角。再查軍隊人數，我國海空兩軍不居重要地位，陸軍人數為世界第一位，據同盟社國際經濟週報根據英文中國年刊統計，為二百三十八萬人，支那要覽統計為二百

三十萬人，日陸軍少將宇山熊太郎估計為二百萬人。茲折衷為二百三十萬人，假定在戰時人數不加，而戰費與歐戰相等，（我國軍隊給養

不及外國之優，現代戰時消耗應較歐戰時為大，現姑不加不減。）則每

日的戰費應為一千四百萬元，每月為四萬二千萬元，比侯氏所估稍高。

又據張一凡先生的估計：「我國陸軍的月薪，平均約計十四元弱，（實際最好的不過八元，低的只有四五元）則每人每日只需四角七分。又根據日俄戰爭時，日兵在戰時費用比平時增大三倍來說，則每人每日所需的戰費，應為一元四角一分。」準此例，則在戰時，若動員二百三十萬人，則每日費用為三百二十四萬元，每月費用為九千七百二十九萬元。這一個數目，恐失之過低，因為現代戰爭的消耗，不能跟日俄戰爭

相比。再根據近日報載，自滬戰開始後，日本將在議會要求增加對華作戰費用為二十萬萬日元，假定這是一年的費用，則每月的戰費，當也在

二萬萬元左右，若為半年費用，則每月所耗應為三萬萬元左右。

折衷各方的估計，我們假定在抗戰中將增加每月三萬萬元的軍

費。事實上在抗戰初期動員人少，要不了這許多，後期動員人多，一定會逐漸擴大，上面是一個假定的平均數。

三 可徵發國力估計

戰爭中所需要的三M

（man, money, munition）我國不感缺乏的是 man（人），最感缺乏的是 munition（軍器），而唯一補救之道，則為 money（金錢）。這裏所說的金錢，即用以向外購買軍器的金

錢，應該不是紙幣而是現金。因此，我們不但要籌劃戰費，同時要估量有多少力量可以支持購買軍火及原料。現金及準備現金可以償付外國債務者為：（一）生金銀及製品；（二）外幣及外幣債權；（三）海外投資。我國有多少存金與存銀呢？這一個問題從來沒有精確的估計。在

白銀風潮時，耿愛德氏估計全國存銀有三十萬萬元，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估計有二十二萬萬元，又根據馮柳堂先生中國金銀尚有幾何一文內計算，計從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到民國二十四年第一季為止，四十六年中白銀淨入超額為一〇四一八二九千元。如果國內向來並無存銀，截至那時止，國內存銀至少當為十萬萬元。若綜合各方估計，至少當有十五萬萬元。（據銀行界王伯元先生從滇邊回來談話，猶民每人身上的銀飾就有六百兩之鉅。）

這十萬萬元以上的白銀，保留於政府手中者，至少已有三萬萬五千萬元，我們試引本年六月份為止的各行現金準備額為例：

行 名	現 金	準 備	額
中央		二四三、五五八	
又 關金戶		九一八	
中國		三一五、二三七	
交通		一九一、八四一	
農民		一六五、八九二	
合計		九一七、四三六	

上面九萬萬元的現金準備，依照我國現行準備制度，裏面包括白銀，生金，以及外匯；但白銀至少當佔發行總額之百分之二十五。再查那時的發行總額為十四萬萬元，則是時的白銀準備額至少應為三萬五千萬元。關金的準備尙不在內，銀樓的飾銀也不在內。

再來估計國內的存金。我國黃金歷年是出超的，幣制改革後則間

有入超。要確定國內存金數量，實在無從依據。現在就舉耿愛德氏金融雜記所引述某時期上海的標金存量，為四萬條。假定一條標金作價一千元，則上海存金就有四千萬元。再則我國黃金尙未集中，散在民間的飾物極多，婚姻禮物，又多以黃金為大宗。我國人民，農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今以總人口四萬五千萬計，農民以外人口，應為九千萬人，如果九千萬人，每人有黃金飾物一錢，則全國金飾當有黃金九百萬兩，合九萬萬元。

再來估計民間的外幣與外幣證券。國人擁有外幣若干無從知道，據侯樹彤氏所得報告，自幣制改革後的逃亡資本，不下二三萬萬元。又據滬戰發動時的銀行方面傳說，外匯逃亡的數字自七千萬到一萬萬元。至於外幣證券部份，雖也無從估計，但就實地調查結果，四行儲蓄會的二十四年終營業報告中，置有有價證券三五一八四千元，其中外幣證券佔百分之四十五，計為一五八三三千元；上海銀行同期報告中，有價證券購置總額六六三二元，其中外幣證券佔百分之八，計為五三一千元；又上海某大錢莊所購置的有價證券六十萬元，中外幣佔二十三萬元，其所佔地位為百分之三十八。在這裏我們可以明瞭外幣證券在我國金融市場中的重要地位。再查全國重要銀行的有價證券保有總額，在二十四年底據金城銀行的調查，為五九六、四九五千元，其中大部當為內國公債，現在若約計，其中外幣證券所佔的地位統為百分之二十，則是項外幣證券總額有一萬二千萬元之多。此外錢莊，私人，及非重

111776
要的城鄉銀行尙不計及在內，若合估此項數目，至少當有二萬萬元。

至於我國的海外投資，雖不能說沒有，可以說極少。極少到如何數

目，也無從估計，但是每年華僑從海外的匯款，可以說是我國的準投資收入。每年華僑的匯款數字，據吳承禧氏最近五年華僑匯款的一個估計一文內所計算，計從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此五年中，最高匯款額爲

一九三一年之四二、二〇〇千元，最少爲一九三四年之二三二、八〇

○千元，五年平均數爲三一九、八四〇千元，所以我國可以徵發的海外

款項可靠收入，至少爲三萬萬元以上，可徵發的財產尙不在內。

只就上面所估的財力而論，計白銀十五萬萬元，黃金十萬萬元外，幣與外幣證券五萬萬元，海外逐年收入三萬萬元，已有三十三萬萬元，這個數目，足可維持全面抗戰費用一年以上。如果戰事先從局部逐漸擴至全國，照今日華北與上海動員數目，則以動員人數比例計算，又何止可維持一年與二年以上！

上面可徵發的財力與物力，我的主張是集中生金銀與外幣，由政府用一種特種證券來收買，此項特種證券，票面以生金銀爲單位，於戰時終了後得憑證券向政府收回原價。如此，可免於通貨膨脹。如果願意獻給國家，或由中央銀行用法幣交換，那自然也可以。

用法幣準備金來劃作戰事用途，恐怕將引起全國的駭怪，其實只要通貨管理適當，準備有無，是沒有影響的，就照今日的我國法幣準備情形，現金準備何嘗全是存在國內的呢？

上面把我國可以徵發的力量，已可以支持長期全面抗戰，則戰費的特殊支出，即可以此項力量應付。實際上我國鉅額軍隊的給養，爲經常性的，決不能跟各國戰時與平時相差的比例來計算。

至於戰時財政的調達，這裏先來估計舊有收入有多少萎縮可能，而支出有多少增加可能，以及有什麼新的開源方法。

舊有收入第一位是關稅，在本年十萬萬元的預算總收入中，爲三萬四千萬元，佔百分之三七，戰時，關稅的收入因了進口貨的減少，甚至可以全部粉碎。第二位是鹽稅，佔百分之二三，計二萬三千萬元，要是產鹽區不全部破壞，應該有適當維持可能。第三位的統稅，是對商品的消費抽稅的，爲一萬七千萬元，佔總收入百分之十八，戰時國民消費力減少，部份工廠不能開業，當然也有減少可能。此外比較重要的稅收，爲國有事業收入二千三百萬元，所得稅收入二千五百萬元，以及菸酒稅二千萬元。假定各項次要稅收仍可維持原來預算，則已有百分之六十的收入是動搖了。所以照全部預算十萬萬元收入而論，可把握的至多不過四萬萬元。

至於支出方面的，在本年預算中第一位是軍務費，計三萬六千萬元，佔百分之三九；第二位是債務費三萬二千萬元，佔百分之三二，兩者總和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此外比較重要的有建設專款七千萬元，佔百

分之七，餘下則多是政務費的支出。就大體上說來，有百分之九十是生產的支出。在戰事開始後，軍務費既有超特的增加，而收入又有超特的減下，我們將怎樣調達下去呢？

這裏我們的解答是：財政收入的減少是事實，但支出方面，全部預算十萬萬元中，若把軍務費除開不算，則僅有六萬四千萬元左右的必須支出，此六萬四千萬元，債務費即佔了一半，餘下必須支出不過三萬二千萬元。再查今日的我國所負債務，計內債部份本息約有二十萬元，外債約有二十五萬萬元，假若上面債務，在戰時本息停付，則此項三萬二千萬元的債務費就可以全數省下來。如果內外債只付息而不還本，以年息六厘計，每年僅須付息二萬七千萬元；以四厘計，每年僅須支付一萬八千元；若內債停止還本付息，而外債以四厘付息，則僅須一萬萬元已足。因此，若將全部預算中的軍務費與債務費別開不計，則全部預算中僅須支付各項支出為三萬二千萬元。如果再加減付後的債務費一萬萬至二萬萬元，也不過四五萬萬元，尚有力量可以支付。

那末，我們剔開不算的軍務費怎樣支付呢？特殊的支出，我們可以下列方法應付之，應付當然不足，則儘量可以上面所估計的可徵發力量來充數。

(一) 加征舊稅 舊稅可以加征的為所得稅。所得稅在前一二年預算內不過列入五百萬元，但是據上海所得稅辦事處報告，本年一二兩月就達三百六十萬，這一個數目，在開征未近一年的今日，可以說是

最低數。戰時人民的所得，雖要部份受到影響，但現在所得稅行之尚未普遍，則殊為事實。如果用累進方法加重稅率，逆料在最近將來可以超出預算。此外可以加征的有郵費、電報費及菸酒稅、印花稅。全年郵費收入據二十二年報告約為三千餘萬元，假定增加一倍，當可增收一千萬元。菸酒稅原來預算二千萬元，假定增加一倍，雖因消費的減少，至少當可增收五百萬元。印花稅原來為一千萬元，加征後當可維持原數。

(二) 開征新稅 可開征的新稅，有遺產稅。遺產稅在預算中所列為二百萬元，開征以後，若以前此開征所得稅為例，當亦可收得五百萬元以上。若仿照各國戰時稅源，尚有財產特捐、戰時獲利稅等。此項稅制的成立，戰事平後，即可以為從間接稅到直接稅的途徑。

(三) 舉債 我主張的舉債辦法，為一種短期小額的公債，可以任國民力量購取，即現在已經實行的救國公債五萬萬元是。此項公債，可依全國存款數字而發出，據金城銀行的報告，二十四年底的全國存款為三十四萬萬元，若將全國各處存額計算在內，現在至少當有四十至五十萬萬元。此項存款每年有新的利子生出。如果每年照存額徵發十分之一，就有四五萬萬元。照救國公債發行的經驗，不到半個月，華僑就認去了一半，中國銀行及所屬機關就認二千萬元，此外各機關以及個人照收入按成繳捐的，更不計其數。以此類推，則在開戰第一年內，如果徵發二期五萬萬元的救國公債，恐也並非難事。此外還可以在國外金融市場發行公債，來增加抗戰力量。

111778

(四) 發鈔 一般人最耽心的是戰時的增發紙幣，以爲將引起通貨膨脹。其實戰時籌碼需要增加，乃爲必有之事。上海開戰後，市面流通鈔幣不足，便是一例。若能夠依需要增加數量來增發紙幣，是決不會步戰時德國的後塵的。但有限制的通貨膨脹，究屬難能，因將此法置之最後。

把上面所舉的增加收入方法，來應付長期的抗戰，當然是不夠的。可是我們在上面不是說明還有許多可徵發的國力存在嗎？特殊支出，以特殊的徵發作後防，是很適當的辦法。

而且，在預算中經常支出方面，還有許多支出可以減少，例如政務

費、財務費，以及黨務費等，在戰時都可以有適當的節約。這樣，軍費以外的經常財政，是不會生問題的。

我國財政的病，是後天的，不是先天的。因爲這一次抗戰是全民族爭生死的關頭，所以全民一定會動員所有力量來擁護國家。又因爲戰時加重了財政上的威脅，使財政制度不能不用革命手段來另闢生路，到了這便是我們對我們戰時財政樂觀所在，也就是對這一次抗戰的樂觀所在。

九月二日，炮聲中，上海。

家庭防禦毒氣藥劑

防禦毒氣爲戰時常識之一種，最有效之防毒器具，當然爲防毒面具。然以國民經濟力之薄弱，不易使人人能購置，於是家庭防毒藥劑尚矣。本文所述藥劑，分甲乙兩種，於必要時混合使用。茲將甲乙兩種溶液所含藥品及重量，開列如左：

甲溶液

青脫賓 Crotopeline

三九克

醋酸鈉 Sodium Acetate

一七克

炭酸鈉 Sodium Carbonate

一一·八克

甘油 Glycerine

三七·五克

清水 加入適當量水使藥品合成稀薄爲度

乙溶液

苛性鈉 Sodium hydroxide

三一克

草麻子油 Castor Oil

一七〇·〇克

甘油 Glycerine

一〇·〇克

酒精 Alcohol

八一·〇克

法對於防禦酸性毒氣爲最有效，而現時毒氣種類亦以酸性居多，故在未購置防毒面具前，自可置備此種藥劑，以作萬一準備。又一般軍用毒氣比重較空氣爲重，故居卑不如登高，居風向之下方者不如趕上風，臨時倉皇不如保持鎮靜，以免肺部多吸入毒氣。至遇糜爛性毒氣，可擦抹藥製油脂於週身，以資隔離。至催淚性毒氣，並無劇毒，如覺目部刺痛，速帶嚴密風鏡，亦可減少痛苦。